

薪滅形碎 · 唯舌不灰

大譯師鳩摩羅什傳

● 本刊編輯室 整理

鳩摩羅什，後秦譯經大師，七歲隨母出家，初學小乘經典，其後赴罽賓（今克什米爾地區），從盤頭達多誦讀原始經典。十二歲與母返龜茲（今新疆省庫車、沙雅二縣之間），途中，在疏勒（今新疆省喀什噶爾河南岸）駐留年餘，依止莎車國王子須利耶蘇摩誦讀《中論》、《百論》和《十二門論》，復從佛陀耶捨授與《十誦律》等，並合作翻譯佛經。羅什回龜茲後，廣習大乘經論，講經說法，成為中觀大師。後秦弘始三年，譯師入逍遙園西明閣，並在長安組織了規模宏大的譯場，主持譯經事業。爾後十餘年間，羅什悉心從事譯經和說法。弘始十一年八月二十日，即東晉安帝義熙五年（西元409年），鳩摩羅什在長安圓寂火化。後有終南山道宣律師問天人：「世人喜讀鳩摩羅什法師所翻譯的經典，是何因緣？」天人答道：「鳩摩羅什法師生生都發願，每當佛降生於世時，都要擔任翻譯經典的法師。過去七佛到現在，都是由他負責譯經，所以羅什譯師翻譯的經文是精確無比的。」

龜茲國智慧之子

鳩摩羅什的父親鳩摩炎為天竺人，家世顯赫，世代為相，其祖父鳩摩達多，倜儻不群，馳名遐邇。鳩摩炎天賦異稟且具高節，本應嗣繼相位，然而他不但推辭不就，且擬出家修道，於是

往赴各處遊學、參訪名師。當鳩摩炎遊化到龜茲國時，國王早已耳聞其盛名，非常敬慕行者的高德，便親自到郊外迎接，並延請為國師。當時，龜茲王有個妹妹名叫耆婆，聰敏才高，能過目不忘。最特別的是其身體有紅痣，依命相之法來說，是必生貴子的特徵。雖然耆婆已屆雙十年華，早有各國顯貴競相提親，但她卻不肯答應，直到遇見鳩摩炎，便一見鍾情，決意以身相許。未幾，耆婆懷孕了，奇異的事情也跟著發生了，她的記憶及理解都倍增於從前，甚至能無師自通天竺語，眾人都感到非常訝異。有位名為達摩瞿沙的阿羅漢得知此事，道言：「這種現象，必是懷有智慧的孩子。如同佛陀時代以智慧著稱的弟子舍利弗，在母胎裡時，其母亦是智慧倍常。」等到鳩摩羅什出生，耆婆即忘卻天竺語。不久，鳩摩羅什的母親又生下一個男孩，名叫弗沙提婆。

在耆婆為鳩摩炎生了二個兒子後，某日出城遊覽，看到荒塚間的枯骨散亂各處，深深思惟到世間的一切本是苦空無常，就立誓要出家修行。當她向丈夫鳩摩炎表明出家意願，早被名聞利養迷惑的鳩摩炎，不但自己不出家，也不准許妻子遁入空門，堅持不答應。於是耆婆絕食抗議，還發願說：「如果不出家，寧願死不食！」最初她不吃飯，鳩摩炎並不以為然，經過六天，他發覺這樣不行，再不應許妻子出家，她非餓死不可。於是鳩摩炎對耆婆說：「好吧！我答應你出家，可是你要先吃東西。」耆婆回答：「除非讓我落了髮，否則我是不肯進食的。」鳩摩炎在這種無可奈何的情形下，只好禮請雀黎大寺住持為妻子剃度受戒。耆婆披剃後進而修習禪法，專精不懈，終於證得須陀洹初果。當時，鳩摩羅什七歲，也跟隨母親一同出家，學習《阿毗曇經》，每天背誦千偈，一偈三十二字，總共三萬二千言；講經老師想為他解釋經義，沒想到年幼的羅什譯師早已通曉妙諦，不需逐句指導。



■ 鳩摩羅什畫像

頭頂佛鉢悟唯心

由於鳩摩羅什的母親是龜茲王的妹妹，因此全國人民都特別禮敬這對母子。耆婆深怕豐厚的利養會影響道業，所以帶著兒子渡過辛頭河，走避罽賓國。此時遇見名德法師盤頭達多（即罽賓王的堂弟），鳩摩羅什就依止他學習《中阿含經》、《長阿含經》，共四百萬言。由於盤頭達多每每向堂兄稱讚鳩摩羅什的神慧俊才，罽賓國王即延請譯師進宮，同時召集外道論師一同向羅什挑戰、問難，辯論終結，所有外道莫不被鳩摩羅什的學問所折服。因此，罽賓國王對鳩摩羅什更加敬重，並以上賓之禮供養。鳩摩羅什十二歲時，母親帶他返回龜茲國，年幼的他高名遠播，有許多國家爭相延聘；在月氏北山，有一位阿羅漢見到鳩摩羅什，非常驚異，即告訴羅什的母親：「應當守護這位小沙彌，假如到三十五歲都能夠不破戒，這個孩子將能行佛陀事業，廣度無數眾生。」不久，他們到了沙勒國，小小年紀的鳩摩羅什在一間廟宇中，看見佛前有個大鉢，竟然輕而易舉把佛鉢放在頭上。此刻，他心中暗自忖道：「佛鉢的形體這麼大，為什麼這麼輕呢？」分別心才起，立刻感到鉢若千斤重，隨著佛鉢跌坐在地上。此後，鳩摩羅什了悟到世間一切都是唯心造作，心有分別執著，所以佛鉢才有輕重的差別。

鳩摩羅什跟著母親，在各地參學弘化，不僅對佛法的研讀與體悟更上層樓，而且名滿天下。不久，他的母親決心到天竺修行。動身之前，她對鳩摩羅什說：「大乘教法要傳揚到東土（中國），全得仰賴我兒的力量。但這件事對你的修行卻沒有絲毫的利益。」鳩摩羅什答曰：「大乘菩薩之道，本是利益他人而忘卻自己。若能使佛陀教法弘傳中土，令執迷眾生醒悟，就算會受到火爐湯鑊的磨難，我也沒有絲毫的怨恨。」

互為大小乘師徒

鳩摩羅什曾在龜茲國佛寺的舊廂房發現一部《放光經》，當他展開經卷卻只見空白的木牒，心裡即明白是魔擾暗中作怪，於是誦經的決心愈加堅固，令魔力頓失。在經文的字跡浮現後，忽然空中又傳來聲響：「您是有智慧的人，怎麼需要讀《放光經》呢？」鳩摩羅什呵斥：「小魔迅速離去！我的心意，如同大地，絲毫不被動搖。」從此，羅什在龜茲國，精進讀誦許多大乘經論，兩年間已通達大乘教法，龜茲王還為他建造金製師子座，鋪著錦繡坐褥，準備恭請鳩摩羅什升座說法。但羅什卻回答：「我在罽賓國的師父尚未體悟大乘的妙義，所以不能久留此地。」不久，鳩摩羅什的師父盤頭達多，不遠千里來到龜茲國。龜茲王問盤頭達多：「大師何以從遙遠的地方光臨本國？」盤頭達多答：「一來是因弟子鳩摩羅什有非凡的體悟，二來聽說大王極力弘揚佛法，所以冒著跋涉山川的艱險，專程趕來貴國。」羅什聽到師父到臨的消息非常喜悅，首先為師父講演《德女問經》，因為從前師徒二人都不相信該經裡因緣、空、假的道理，所以為破迷啟悟，先闡揚本經。

盤頭達多繼而詰問鳩摩羅什：「您崇尚大乘的經典，是否曾見到超越小乘法的妙義？」鳩摩羅什回答：「大乘的道理比較深奧，闡明我、法二空的空義；小乘偏於局部的真理，有許多缺失。」盤頭達多說：「您認為一切法皆空，這是非常可怕的見地！那有捨離『有法』而愛好『空義』的呢？從前有一個狂妄的人，命令織匠造出最細的棉絲，那位織匠的手藝極巧，特意織出像微塵般的細絲。不料狂人仍嫌太粗，織匠不禁勃然大怒，指著空中說：『這是最細的棉絲！』狂人疑惑地問：『為什麼看不見呢？』織匠說：『這棉絲，非常細緻，就像我這麼優秀的織匠也看不見，何況是別人呢？』狂人聽後喜悅萬分，便付錢給織



匠。現在您所說的空法，就像那則故事一樣。」雖然盤頭達多對於空性無法生起正信，但在鳩摩羅什苦口婆心，連類比喻大乘妙義之下，師徒之間往來辯論一個多月，終於說服了盤頭達多，甚而讚歎著：「師父未能通達，反而被徒弟啟發心志，這話在今天得到了證實。」他更向鳩摩羅什頂禮，說：「和尚是我大乘的師父，我是和尚小乘的師父。」大乘小乘互為師徒，傳為佳話！

苻堅慕德征西域

鳩摩羅什的學問才情，傳遍整個西域與中土，每年舉行講經說道，王親貴族都雲集聞法，並長跪他的法座旁邊，甘心讓法師踏腳登上法座。前秦苻堅也久仰其名，心中早有迎請的想法。苻堅建元十三年，太史上奏：「在外國邊野，出現一顆閃亮的明星，未來應當有一位大德智者到我國弘法。」苻堅說：「我聽說西域有位鳩摩羅什，襄陽有釋道安。那位外國的大德智者，一定是鳩摩羅什吧！」當時鄯善國前部王和龜茲王弟，曾同來朝拜苻堅，說西域有豐富的珍珠寶貝，應派兵討伐。於是建元十八年九月，苻堅派遣驍騎將軍呂光、陵江將軍姜飛，偕同鄯善王、車師王等，率領七萬大軍，討伐龜茲及烏耆諸國。臨行前，苻堅在建章宮舉行餞別宴，對呂光說：「帝王順應天道而治國，愛民如子，那有貪取國土而征伐的道理呢？只因敬慕遠方的大德智者罷了！我聽說西域有一位鳩摩羅什大師，他深解佛法，擅長陰陽之理。賢哲的人，是國家的大寶，此行如果能戰勝龜茲國，要趕快護送宗師返國。」呂光的軍隊剛出發，鳩摩羅什即告訴龜茲王白純：「龜茲的國運衰微了，將有強敵從東方進攻，您應該恭敬迎接，不要派兵反抗。」可惜不聽勸告的龜茲王，仍然率軍對抗，結果被打得落花流水，最後也招來殺身之禍。

預知戰事斷吉凶

平復龜茲國後，銳氣風發的呂光另立白純之弟——白震為龜茲國王。呂光擄獲鳩摩羅什後看他年紀尚輕，就把羅什法師當成凡夫俗子戲弄，強迫他與龜茲公主成親，又命令羅什騎乘猛牛與惡馬，嘲諷他從牛背和馬背摔落的滑稽相。幾番惡心欺負，鳩摩羅什都胸懷忍辱，絲毫沒有怒色。最後，呂光感到慚愧，才停止輕慢的行為。之後呂光率軍返國，中途在山下紮營休息。鳩摩羅什說：「不可以在此地停留，應該把軍隊遷往高原上，否則全軍將士必有凶險。」呂光不理睬羅什建言，依然故我。當天晚上，果然大雨滂沱，山洪暴發，積水數丈，有數千名將士死於非命。此時，呂光方才相信鳩摩羅什的威德智力。

當呂光大軍到達涼州（今甘肅省武威縣），聽聞苻堅已被姚萇殺害，即下令三軍縞素服喪，並自立為帝，國號涼（史稱後涼），建元為太安。太安二年（西元387年）正月，姑臧颯起大風，鳩摩羅什預見凶兆，言：「不吉祥的大風，顯示將有叛亂發生，但不必勞師動眾，自然能平定！」果然，至龍飛二年，張掖（屬甘肅省，古稱甘州）有蒙遜、男成等人造反，公推建康太守段業為盟主。此時呂光派遣愛妾所生的兒子——秦州刺史太原公呂纂，率領精兵五萬前往討伐。當時人人認為段業等只是烏合之眾，而呂纂擁有威聲，勢必能夠平定亂事，鳩摩羅什卻對呂光說：「我觀察此行，並不能獲勝回來。」不久，呂纂在合梨被打敗。後來，郭馨也起兵作亂，呂纂便率領大軍返回，被郭馨打敗，全軍覆沒，只得棄甲歸國。

五色絲繩見禍福

呂光非常器重大臣張資，有一次張資臥病在床，





呂光十分焦急，延請許多名醫療治，卻都醫藥罔效。某天，突然有異域修行者來訪，名叫羅叉，自稱能夠令張資病癒。呂光信以為真，賞賜羅叉許多珍寶。鳩摩羅什知道此事，告訴張資：「羅叉不能治癒你的病，只有徒勞無功罷了！人的運數雖然隱微不見，但可以透過某些徵象來測知。」只見鳩摩羅什用五色絲結繩，燃燒成灰再投進水中。羅什接著對張資說：「如果灰末浮出水面，又聚合成絲繩的本形，顯示您的病情無法痊癒。」剎那間，繩灰浮聚在水面，又結合成原來絲繩的模樣。其後，張資服用幾天藥劑，便真的病故了。未幾，呂光亦亡，由太子呂紹繼承帝位，數日後，呂纂即殺害呂紹而自立，建元咸寧。

生死玄機藏棋弈

呂纂咸寧二年，怪事連連。先是發現一隻母豬生下有三個頭的小豬，夜裡又有飛龍從東廂的井中出現，並爬到大殿前蟠臥，等到天亮才消失了。呂纂認為這是一種祥瑞，所以稱大殿為「龍翔殿」。不久，又傳來有黑龍在九宮門飛躍的消息，於是呂纂又把九宮門改為「龍興門」。耳聞此事的鳩摩羅什即對呂纂說：「近日妖豬出現，是象徵怪事要發生；潛龍出遊，也非吉祥，龍屬陰，出入有定時，常常出現象徵災害即將來臨，也表示會發生部屬篡位之事，您應克己修德以挽回天運。」但呂纂不睬忠告。有一天，呂纂和鳩摩羅什下棋，呂纂吃掉一顆羅什的棋子，說：「殺胡奴頭。」鳩摩羅什回答：「不能砍胡奴頭，胡奴將殺人頭。」鳩摩羅什的話，其實有影射的意思，但是呂纂未能醒悟。當時呂光的弟弟有個兒子名為呂超，小字胡奴，後來果然殺死呂纂，擁立兄長呂隆為帝。眾人才對鳩摩羅什的預言恍然大悟。

譯經事業創空前

姚萇殺死苻堅建立後秦，擁有關中之地，曾虛心禮請鳩摩羅什弘法，但呂氏王族擔心羅什一旦為姚萇所用，將會不利涼國，於是不准鳩摩羅什東行。姚萇死後，太子姚興繼位，又派遣使者到涼國敦請譯師，依然徒勞無功。弘始三年（西元401年）三月，在廟庭的逍遙園，青蔥竟然變為香芷，被公認為祥瑞，象徵著大德智人將會到來。同年五月，姚興派遣隴西碩德，西伐涼國呂隆，呂隆軍隊潰敗，九月上表歸降，鳩摩羅什才前往關中；此時，羅什已屆五十八歲。弘始三年十二月二十日，鳩摩羅什抵達長安，姚興萬分喜悅，以國師之禮款待；次年羅什被敦請至西明閣和逍遙園翻譯佛經，又遴選沙門僧契、僧遷、法欽、道流、道恆、道標、僧叡、僧肇等八百餘人參加譯場。漢明帝時，佛法東傳，歷經魏晉諸朝，翻譯的經典漸漸增多，但是翻譯的作品多不流暢，與梵本有所差距。鳩摩羅什長居涼國十七年，對於中土民情非常熟悉，在語言文字上頗能運用自如，加上博學多聞，兼具文學素養，因此，翻譯經典自然生動而契合妙義，為傳譯的里程碑締造了一番空前盛況。

鳩摩羅什共譯有《中論》、《百論》、《十二門論》、《般若經》、《法華經》、《大智度論》、《維摩經》、《華首經》、《成實論》、《阿彌陀經》、《無量壽經》、《首楞嚴三昧經》、《十住經》、《坐禪三昧經》、《彌勒成佛經》、《彌勒下生經》、《十誦律》、《十誦戒本》、《菩薩戒本》、佛藏、菩薩藏等等。有關翻譯的總數，依《出三藏記集》卷二載，共有三十五部、二九七卷。據《開元錄》卷四載，共有七十四部，三八四卷。他介紹的中觀宗學說，成為後世三論宗的淵源，成實、天台宗，也都是依據他譯的經論而創立的。羅什在中國有弟子三千，著名的弟子如道生、僧肇、道融、僧叡，當時稱為「什門四聖」。



承先啟後大譯師

從鳩摩羅什所翻譯的經典，可知他致力弘揚的，主要是根據《般若經》類建立的龍樹一系大乘中觀思想，在佛教史上造成巨大的影響。《中論》、《百論》、《十二門論》乃後來道生弘揚於南方，經僧朗、僧詮、法朗，至隋代吉藏而集三論宗之大成。因此，鳩摩羅什被尊為三論宗之祖。三論再加上《大智度論》，成為四論學派。此外，《法華經》，是天台宗的緒端；《成實論》為成實宗的根本要典；《阿彌陀經》、《十住毗婆沙論》為淨土宗的依據；《彌勒成佛經》促成彌勒信仰的發展；《坐禪三昧經》增益菩薩禪的盛行；《梵網經》廣傳大乘戒法；《十誦律》則是研究律學的重要典籍。鳩摩羅什在佛教史上，承先啟後，絕對功不可沒。

鳩摩羅什非常喜好大乘教法，志在廣演闡明妙理，但觀察當時情況，不禁歎息：「我如果下筆作《大乘阿毗曇》，這絕不是迦旃子所能相比的。現在中國，具有深知遠識的人很少，恐怕很難獲得共鳴。我在此地，好像折斷羽翼的飛鳥，將要作什麼論著呢！」於是悽然作罷！後來，鳩摩羅什只著有《實相論》二卷，以及注解《維摩經》，他的文辭婉約清麗，不待刪改而文采斐然，還曾與廬山慧遠書信答問，後人特將譯師答慧遠所問大乘義十八科三卷，輯為《大乘大義章》。

荼毘後舌不焦爛

姚興常對鳩摩羅什說：「大師！您聰明超群，悟性卓越，是天下第一。如果您逝世了，法種便斷絕，沒有人可繼承。」於是，他逼迫鳩摩羅什接受十名女子，鳩摩羅什苦不堪言，但為了譯經大業，只得忍辱。

從此之後，鳩摩羅什不住在佛寺僧房，另外遷居。每逢升座講說經義，便語重心長地說：「譬如臭泥中生長蓮花，只須採擷蓮花，不必沾取臭泥啊！」有人因此對於鳩摩羅什生起輕慢，也妄想仿效，鳩摩羅什便集合大眾，來到盛滿鐵針的鉢前，面色凝然地說：「如果各位能學我將這一鉢的針吞下，就可以效仿我的行為。否則，希望大家各自安心辦道，謹守戒律，切莫再滋生妄想！」說完話，立刻把滿鉢的鐵針吞下，宛如吃飯般輕鬆。大眾見此稀有示現，莫不目瞪口呆，感到非常慚愧。鳩摩羅什在龜茲國，曾從卑摩羅叉律師學習。當卑摩羅叉入關中，鳩摩羅什非常欣悅，特地前往禮拜。卑摩羅叉不知鳩摩羅什被逼迫之事，就問：「尊者與漢地有殊勝的因緣，受法的弟子有多少人？」鳩摩羅什回答：「漢地的經律尚不完備，新經和諸論，大部分是由我傳譯，有三千徒眾跟隨學法。但我業障深重，沒有依照師父的教誨！」

另有一位杯渡比丘，在彭城隨緣度眾，聽說鳩摩羅什在長安，竟喟然歎息：「我與他戲別三百餘年，未能相逢，恐怕要等到來生再聚。」鳩摩羅什心知世壽已盡，但還希望繼續譯經弘法，便為自己持咒三遍，又請外國的弟子共同誦念，只是仍回天乏術。圓寂之前，鳩摩羅什向僧眾告別：「我們因佛法相逢，而我尚未盡到此心，卻要離世，悲傷豈可言喻！我自認愚昧，忝為佛經傳譯，共譯經三百餘卷，只有《十誦律》一部尚未審定。希望所有翻譯的經典，能夠流傳後世，發揚光大。如今我在大眾面前，誠實發願——由我所傳譯的經典如果沒有錯誤，願我的身體火化之後，舌頭不會焦爛。」後秦姚興弘始十一年八月二十日，鳩摩羅什在長安逍遙園圓寂，火化時灰飛煙滅、形骸粉碎，只有舌頭依然如生，應驗了譯師從前的誓願，留予眾生無盡的景慕和追思！^⑨